

鐵傘怪



鐵傘怪

单田芳
杨清风 著

海天出版社

20554

封面设计：李真跃

责任编辑：周建生

铁 伞 怪

单田芳 杨清风 著

海 天 出 版 社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5.5 插页：2 字数：326千字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 册

书号：ISBN 7-80542-114-5/I·32 定价：4.85 元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黑虎岭僧道反目夺二小
奸相府君臣订计害三贤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卖友求荣梅氏兄弟丧命
见义勇为丐帮师徒逞威…………… (24)
- 第 三 回 洞玄真人被困刀拐阵
铁伞怪侠解围紫霄宫…………… (46)
- 第 四 回 二剑传艺铁伞迎风雨
三星发难怪侠斗妖魔…………… (72)
- 第 五 回 荒山遇敌敌变友
古庙结缘缘是仇…………… (97)
- 第 六 回 百草山神医施妙手
千仞峰铁伞育新人…………… (116)

- 第七回 夺命竹刀逢场作戏
铁伞怪侠深入虎穴…………… (140)
- 第八回 阴阳界里雷电兄弟齐入地
生死门前风雨双侠共归天…………… (161)
- 第九回 丐帮初斗阴阳教
铁伞二闯生死门…………… (178)
- 第十回 幻影留情二度铁伞
杀官盗剑再断竹刀…………… (199)
- 第十一回 湘妃墓含沙射影害疯丐
斑竹观鹤顶朱红做冰人…………… (220)
- 第十二回 岳霆送剑救三老
虎妞怀珠胜二毒…………… (240)
- 第十三回 一点之仇丐帮铲除地邪教
二赠宝珠铁伞驱逐骷髅鬼…………… (259)
- 第十四回 救孝子夺命竹刀绝良友
保忠臣铁伞怪侠揽香莞…………… (279)
- 第十五回 收国土铁伞施妙手
夺湛芦木剑献绝功…………… (300)

- 第十六回** 冯乳母舍命解旧怨
梅五朵悔罪杀亲夫…………… (321)
- 第十七回** 铁伞无意救太子
木剑有心斗岳霆…………… (338)
- 第十八回** 因爱女完颜兀术交密信
为亲娘铁伞怪侠还宝珠…………… (359)
- 第十九回** 保大宋铁伞竹刀结良缘
入金邦雷鸣电闪释疑团…………… (377)
- 第二十回** 碧荷春魔女夺铁伞
湖心亭木剑救岳霆…………… (395)
- 第二十一回** 秉正义高风亮节传佳话
怀旧情义薄云天留美名…………… (413)
- 第二十二回** 福寿官太子密诏除奸旨
飞虎岩三丰智折火龙剑…………… (438)
- 第二十三回** 钟离妹火借风威呈奇功
盖九霄恼羞成怒斗虎神…………… (457)
- 第二十四回** 白云洞岳霆再沐剑圣雨
女娲庙龙涛拜认贤兄弟…………… (477)

第 一 回

黑虎岭僧道反目夺二小 奸相府君臣订计害三贤

南宋绍兴十二年六月。

这日，暴雨狂风，电闪雷鸣。临安通往绍兴的大道上，四辆镖车不挂镖旗，马去銮铃，泥泞中冒雨兼程。

临安城飞虎镖局的镖主飞天玉虎高凌，和拜弟螳螂手于明，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背插长剑，骑着青马，一前一后地保护着镖车。赶车的四个趟子手，早淋得浑身湿透。

雨过天晴，来到会稽山黑虎岭。突然，岭下树林中嗖地蹿出八名蒙面壮汉，个个穿青挂皂，背负长剑，身形迅捷。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。

内中一个壮汉摘下蒙面青布，紧走几步，拦住镖车，高声喝道：

“哪位是飞天玉虎高凌？”

高凌由马上跳下，把马交给伙计，上前抱拳当胸，笑说：

“当是何人呢，原来是相府三品带刀校尉、风雷掌韩烈韩大人哪！但不知韩大人亲率弟兄拦住小可镖车有何公干？”

韩烈冷哼了一声，说：

“高凌，你镖车上拉的是什么货？”

“给金华御任太守搬家，拉点家什物器。”

“高凌，我们都住在临安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你能骗得了我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奉命捉拿逃犯的！”韩烈二目如刃地紧盯镖车。

高凌身子突然一颤，忙问：

“逃犯？谁是逃犯？”

韩烈没等他话音落地，把手一挥，七名蒙面汉子拉出长剑，把镖车团团围住。

“高宠乃是岳飞部将，他的妻子儿女皆在被杀之列！你竟敢用镖车保护他们母子出逃，哈！哈！哈！你大概没有想到吧，我们哥儿几个要在这黑虎岭下给你和高宠全家送行！”

夕阳之下，金戈交鸣；会稽山坡，惨呼连起。先前被雨洗过的会稽山，又让血给染了一遍。

飞天玉虎高凌和螳螂手于明已经惨死在地；四个赶车的趟子手，也有三个断了气，剩下的一个还在抽搐着，手脚一阵伸缩屈张，看样子也仅存一口气了。

那七个蒙面壮汉走到车前，把四辆镖车的帷幔都挑了起来。

在第三辆镖车上，坐着一位四十上下的妇人，身形微胖，面如白纸。她一手搂着一个男孩，见人走近，身体不住地瑟瑟发抖。

韩烈皮笑肉不笑地问：

“你是高宠的老婆冯氏？”

妇人点头。

“那么，这两个孩子，哪个是你的儿子？哪个是岳飞的儿

子？”

说着，他用眼睛上下打量那两个男孩儿。

两个孩子，一个七、八岁，一个五、六岁。他们把头藏在妇人腋下，紧紧靠住，一声不吭。

冯氏仍一语不发。

“只要你说出来哪个是岳飞的儿子，我可以留你们母子两条性命！”

冯氏冷笑说：

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！”

韩烈大怒，喝道：

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！来！剁！”

七个蒙面汉应声上来，举剑用力。突然，一条灰影闪过，七个人里边，多了一个身着灰道袍的长髯白面老道。

韩烈认识他，这不是临安城三贤之一的清虚上人贺长星吗？他怎么来了？

想到这儿，他给七大汉递个眼色，冲贺长星一抱拳，说：

“仙长，我们这可是奉命办事，你要是……”

“无量天尊！”贺长星不等韩烈把话说完，一声道号，打断了他的话头，紧接着说：“公事？奉谁的命令？”

“当今万岁的密旨，奉丞相的相谕！”

“拿来！”贺长星把手伸向韩烈，厉声喝道。

“什么？”韩烈莫名其妙地问。

“皇王圣旨，六部公文，秦丞相相谕！”

韩烈目射凶光，威然地说：

“贺长老，你有这个资格吗？”

贺长星叱道：

“高宠乃国家忠臣，牛头山救驾，挑滑车身亡，抛下孤儿寡母，身犯何罪？如今他们要回原郡安居，行在这荒山野岭之中，尔等半路劫杀，是何用心？真正的罪犯应该是你们！”

“哈！哈！哈！依仙长如此说来，是要插手此事喽？”
韩烈冷冷地说。

“天下人管天下事！”

“你不怕牵连自身？”

“贫道义不顾身！”

“既是如此，那就别怨本大人得罪于你！”他将手一挥，“来呀！”

身旁的一个蒙面人呛啷一声，长剑顿时出鞘，来个“燕子穿林”，直刺贺长星。

贺长星步子一滑，躲过了剑锋，口中说道：

“原来是穿天燕子何坤。念贫道与你师父有一面之识，饶你一次。如若再要进招，可别怪贫道手下无情！”

何坤怎肯示弱，大喊：

“哪个要你留情！”

话到招到。第二招来了个“大鹏展翅”，剑走人飞，回旋半空。

哪料，他的剑刚刚走了半圈，脚便落了地，嘎的一下便立在老道面前，身子连连晃动，面目扭曲，煞是难看。挣扎了片刻，便撒手扔剑，半截桩子似的栽倒在地。

原来贺长星的锁喉指已锁断了何坤的咽喉，难怪他那么快便气绝成尸。

韩烈知道贺长星厉害，遂大喊一声。呼啦一下子，六

个壮汉并肩齐上，一拥便把贺长星围个水泄不通。

趁机，韩烈一个“狸猫捕鼠”，直扑冯氏和那二子。他心中盘算，只要杀了冯氏和二男孩，回去就能交差；至于和老道的茬子，以后再找不迟。韩烈的宝剑一阵横扫，冯氏和二男孩命在咫尺之际。

在道道剑光向冯氏他们逼近的刹那间，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韩烈的左臂，使他没有回身之力。

顺着手臂看去，见来的是一位身穿蓝布僧袍，面似淡金的和尚。再细看，和尚年纪有四十多岁，穿扮得宽领、阔袖、肥袜的，一派富态洒脱的样子。

当那人松开手时，韩烈完全认出来了，他皱皱眉，问：

“你不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长老智明禅师吗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！正是贫僧！”

“和尚你也打算蹚这个浑水？”

“贫僧与高宠乃八拜之交，望韩大人看在贫僧面上，饶恕一次如何？”

韩烈勃然变色，道：

“饶恕？哼！怪不得临安三贤中，二贤已经出来，只差一贤了，闹了半天，你们是有预谋的，要在黑虎岭下拒捕毆差呀！”

“韩大人请想想，既是有人要在黑虎岭前下手杀人，那么自然就有人要前来搭救了。可惜，我们来晚了一步，让你们先得手了！”

哼了一声，韩烈威逼道：

“你们这样做，就不怕牵连你们的大爷，大内总管锦衣卫、一等公神枪宗潭吗？”

和尚微微一笑，说：

“不错。我们三个人在临安城，被人称做僧、道、俗三贤。但是今天的事，是我和老三的行动，与大爷无关，他一点都不知道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么，就让我们哥儿几个打发你和那老道上西天吧！”韩烈面带凶气，说着就动起手来了。

剑影哗哗，掌声烈烈。九个人厮杀在一处，难分上下。

和尚智明长老，在江湖上人称笑如来，他与高宠确有八拜之交。此次听说秦桧连岳飞的部将都要害死，就急忙来到飞虎镖局，与高凌商议对策。高凌决定弃家逃走，去绍兴城西投奔一个亲属，暂避风险。

智明说：

“秦桧必定派人劫杀你们！”

高凌叹气道：

“只好听任杀刖了！”

智明沉思良久，又道：

“唉！他们必在黑虎岭下动手。这么办：你把镖局子遣散，赶紧收拾，说走就走，迟疑不得！我去求老三帮忙。”

就这样，高凌遣散了镖局子伙计，做下一步安排，只有拜弟子明和四个心腹伙计说什么也不走。于是就当机立断地让他们装好了四辆镖车，匆匆上路了。

和尚智明到北高峰太虚观去找清虚上人贺老道长，结果他不在庙中。只得给小道士留下了话：

“你师父回来后告诉他，速到绍兴会稽山下黑虎岭相会。”

待智明转回飞虎镖局时，局子已经上了封条，见有四个

衙役把门，便赶紧赶奔黑虎岭下。可是，等他飞奔而来时，高凌和于明已经被杀。最使笑如来纳闷的是，贺长星比自己还来得快。

原来，和尚智明刚走，贺长星便回到了庙中，一听了小和尚的回禀，他便起身赶往黑虎岭。他知道，二哥要他办的事，要是给耽误了，哥儿两个就非拔他香头子不可。

在赶往黑虎岭的路上，老道思忖道：什么事呢？这么急？等他来到黑虎岭下，就明白了一切。因为他是知道的，智明与高凌曾有结拜莫逆之交，危难之机，自然要拔刀相助了。

且说老道杀了穿天燕子何坤以后，六个蒙面人一齐向自己围攻而来，确有些吃力。忽又看见韩烈飞扑冯氏而去，心想，这下全完了！我这不就是白帮忙了吗？

可是，和尚一露面，贺道长突然觉得眼前一亮，这下子又有了希望。刚才智明和韩烈的对话，贺长星都听了个真切。此刻，他便大声喊道：

“二哥，我们不可留活口，免得给老大找麻烦！”

韩烈一听此言，激怒万分，他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决不能给你们留活口！震八方王胜，你带飞天大蟒郑玉、醉拳王丁成，把杂毛收拾掉！若不能取胜，提头来见！叶里藏花韩威，你是我兄弟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你带他们俩，把秃驴围上！要是叫秃驴跑了，按军法从事！”

吩咐完毕，六人分作两伙，把僧道二人围了个严实。韩烈同时一转身，右手一扬，三支火龙镖直奔冯氏和二小的咽喉而来。

笑如来智明早已防备着这一招了，他猛地一跃，来了个

“一鹤冲天”，由包围圈中冲了出来，扑向韩烈，大力金刚掌着实地打在韩烈的后背志堂穴上。韩烈被击得凭空飞出两丈开外，身不由己，口吐飞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在这同时，智明和尚的后背，也叫韩威给刺了一剑。

韩威的两个助手，一个叫过渡流星程元贵，一个叫追魂太岁程元和。哥儿俩一看韩威得手了，和尚受了伤，便将两只长剑扬起，直取二小的头颅。

和尚智明本来看见韩烈一扬手，三支火龙镖飞向母子三人，但他一掌震出去韩烈的时候，比韩烈的动作却慢了一步，第一支火龙镖已经打在冯氏的咽喉咽喉上，冯氏倒在血泊中。所幸的是，第二支和第三支火龙镖都在刚要出手之时，遭到了后背的一掌，镖向偏歪，没有打中。故而两个小儿幸免于难。

此时，和尚又见两个蒙面人用剑要杀二小儿，便大吼一声，一个分云拨月掌，在那二人宝剑还没触到二小脖颈之前，就重重地击在他们胸膛的华盖穴上。两声惨叫，两具死尸往东西方向飞出三丈开外。和尚此刻也口角沁血，身体摇摆，站立不稳。

韩威见此情景，吓得站在那里半天发愣。他被笑如来智明的勇气吓呆了，暗想：他是人吗？我的宝剑明明已插入他背上四寸多深，可他还能用大力金刚掌打死我两个弟兄，真不可思议！

就在韩威发愣呆思之际，老道贺长星已把他的右手脉门掐住，用力按去。

韩威即刻便激灵一下子，料到眼前将要发生什么事了，急忙使出看家本领，一个叶里藏花掌，右肘一弯，左掌从右

肘下打出，着实击在贺长星的左软肋下。

贺长星被打得闷哼一声。

韩威心中暗喜：老杂毛，叫你再嚷嚷！看韩二爷我的绝招。

虽然贺仙长被韩威打得闷哼一声，但他说什么也没有松开紧掐韩威右手脉门的那只手。此时他想，说什么也不能松手，这一掌接就挨吧，如果一松手，自己就只好撒手远跳，失去战机了。所以，他在韩威打自己一掌之际，借助于韩威右肘弯曲之机，来了个“顺水推舟”，把韩威的人头飘出去两丈开外。这还不算，他还把韩威的死尸踢出去三丈多远，出口恶气了事！

这样，韩威就在为自己的绝招儿得意之际，而叫贺仙长结果了性命，好不痛快！

贺仙长向四下望望，韩烈带来的七个壮汉，一个也没能得活。连韩烈本人也在那里四肢抽搐，大口喷血，拼死挣扎。

贺长星飞身来到笑如来智明身旁，急忙点住和尚几处大穴，把血止住，并从怀里掏出一丸药，送入和尚口中。

和尚边嚼着药，边站起身来，擦掉了嘴角的血迹，泪珠满面地说道：

“三弟，贫僧到底也没有救出高宠弟妹！”

清虚上人贺长星惨然道：

“你我弟兄也算尽人事而听天命了！”

旁边，受重伤的韩烈正慢慢地从地上站起身来，贺道长一个“苍鹰搏兔”，直扑风雷掌韩烈。智明长老与此同时，来个“怪蟒出洞”，将贺长星的右手拉住，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且慢！他乃大内高手，留他一条活命吧！”

韩烈向四周环顾一下，一个“鹤起鹤落”，转瞬即已隐没于会稽山中。

僧道二人回到冯氏身边，见冯氏尚有一息之存，不由大喜。贺长星立刻伸手点住冯氏的几道大脉，智明迅速地从腰中取出一粒丸药，送入冯氏口中。

但由于火龙镖已深入冯氏咽喉之内，只听见冯氏腹内咕咕作响，鲜血不时由喉中和七窍中流出。

那两个小男孩，早已连惊带吓，一阵哭叫，晕了过去。把他俩唤醒后，贺长星大声问：

“你们两个谁姓岳？谁是岳飞的儿子？”

“三弟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智明为之一惊，急忙问道。

“岳飞乃是宋朝忠臣，被奸臣所害！我一定要把岳家后代收养膝下，传尽平生之技，好叫他长大替父报仇！”

智明潸然落泪。

“等孩子长大了，奸相的骨头早已烂成粪土了！”略顿片刻，智明又说：“这样吧，现在孩子已吓得神智不清，恐怕一时难以问明；咱弟兄二人，一人一个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不行，你从来都是耳软心慈，不能给你，这两孩子我都要！”

“难道为兄就没有份了吗？”

“你与高宠是金兰结拜之情，是该有份，所以，你只能收养高宠之子；岳飞的儿子一定得归我！”

“难道说，老衲对忠臣就没存一点儿善念吗？我也非抚养岳飞之子不可！”

“你一定要与我过不去，那好吧，贫道我有个两全齐美之策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你我弟兄，一人领一个，听天由命，回去再慢慢问个明白。如何？”

“就依贤弟！”

“等等！”不知这声音从何而来。

在晚霞的余辉映照下，只见从树林里走出一位老道来。但见他黑漆漆的头发，高高地挽成牛心髻，黄杨木的道冠，金簪子别顶，淡红色的脸膛，剑眉，朗目，鼻直，口方，胸前飘洒着一部黑长髯，根根露肉，条条透风。身穿一件银灰色道袍，一巴掌多宽的护领，腰系一条蓝色水火丝绦，青布中衣，白袜，云履。右手拿着一柄拂尘，左肋下挂着一口宝剑。看那潇洒飘逸之态，大有神仙之不凡气度。

眨眼功夫，老道已来到智明和贺长星二人面前。他单手打稽首，向二人道：

“无量天尊！如果贫道眼力不错的话，仙长你是清虚上人贺长星吧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贫道。”

“那么，你这位和尚，准是笑如来智明长老喽？”

“正是贫僧。”

“你们二位的全部所为，贫道我都看在眼里。不愧为临安三贤，对忠臣之后如此爱护，实在令人钦佩！不过，贫道有一言相劝，二位千万莫怪。”

“仙长请讲当面。”

“就凭你俩这点儿微不足道的能耐，还能保护得了忠臣